

# 塑造中国军人的崭新形象

董 群

我从2001年开始写小说,到现在已经24年了。创作字数超过1000万字,印出来的实体书能摆满两个书柜;参与编剧的电影《战狼》系列,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让我可以把几个获奖证书也放到书柜里。

站在书柜前回顾自己的作品,心中突然涌起感慨。

2001年的美国,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。无论是海湾战争,还是“9·11”事件后的阿富汗反恐战争,美军都向全世界展现出他们无与伦比的强大。

在这个阶段创作现代军事小说,优秀的创作者会不约而同把主角塑造成“刺头”。

美军特种部队以小组为单位,在阿富汗北部山区纵横穿梭,遇到小股敌人就地歼灭,遇到大量敌人集结就呼叫空中打击;如果找到指挥部、机库、油料库等战略目标,只要发送坐标,几分钟后导弹就会呼啸而至。

在先进的战术和装备支持下,美军特种部队已经成为整台国家战争机器的触角,触角所及位置,就是国家战争机器打击范围。从这个时候开始,人类在经历了冷兵器时代、热兵器时代、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时代、信息化时代后,正式进入“外科手术式高精端打击时代”。

阿富汗反恐战争给中国军队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课,中国重新正视已经处于半淘汰状态的北斗卫星项目;中国军队开始向高素质、高科技转型,科技强军成为经久不衰的主题。

在这个时候,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,身上都应该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气概,他们不畏权威,敢于坚持自我,只要认定目标就会全力以赴,哪怕撞上南墙也不回头,看到棺材也不落泪,这种人,就是我们常说的——“刺头”。

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“刺头”主角成为现代军事小说或者影视作品的标配,观众也很喜欢看这样的角色。

但是渐渐地,观众不喜欢“刺头”了。这绝不仅仅是审美疲劳,而是我们的生活环境、国际影响力都产生巨大变化。

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发展开始举国腾飞,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实力日新月异。中国军队在经过十多年的奋起直追



后,终于展现出全新的面貌。

不提我们不断下水的海军战舰和航母编队,也不提今

年5月7日在印巴空中大放异彩的歼-10CE战斗机,光说

我们陆军的重装合成旅,就足以让全世界为之动容。

科技强军已经取得瞩目效果,在这个时候,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破旧迎新挑战权威的“刺头”,而是严肃、认真、守

纪,将集体力量发挥到极致的职业军人。

一些编剧和制片人对军旅题材缺乏足够深刻的理解,

不懂得与时俱进,直到现在还在创作“刺头”式男主角,让

男主角怒火天怒地怒空气四处闹祸的同时,再给男主角配一

个野蛮女友,一边甜蜜谈恋爱,一边拍点大爆炸、大场面,

就自以为找到了流量密码。这样的影视作品无论有多少投资,请了多大咖位的演员,最终也只能被观众所抛弃。

我最近做了两部作品,其中一部是海军题材的电影,名字叫“海鲨”,影片的男主角龙建辉,和现在还受追捧的“刺头”式主角是两个极端。

龙建辉18岁入伍,拥有十几年兵龄,四级军士长,多次代表中国特种兵参加世界级比武竞赛,也多次参加联合反恐战争,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兵王。他平时不苟言笑,严肃自律,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能保持克制,用冷静到近乎残忍的态度去面对战争与死亡。

这样一位主角,在很多影视剧中,最多也就是配角,而

且还是不招人喜欢的配角。

但是你必须承认,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战乱,这样一位严肃而认真,稳定发挥战力,面对突发事件总能作出最有效应对的职业军人,会带给你巨大的安全感。

“刺头”虽然拥有强大的爆发力,但他情绪不稳定,状

态时好时坏,战力忽高忽低,时不时还会突然抗命,让他去

守护民众武装撤侨,您放心吗?

现在的中国足够强大,只要稳定输出就能有效解决争端,不需要再靠某一个人面对危险,突然爆发出非人力量了。

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,创作一个能引发观众或者读者共鸣的角色,引导他们把自己代入到主角身上,随着故事的发展,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敢做、不能做、不屑做之事,体验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……能做到上述内容,这就是一部好看的作品;如果还能将主题升华,正面引导观众进行反思,在心灵层面产生碰撞,这就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。

我的笔名是“纷舞妖姬”,一名想用最“娘”的笔名,写出最阳刚故事的超级直男;一名从事文艺影视创作20多年,亲眼见证中国举世腾飞,并为之欢呼雀跃的小小的创作者。

“八一”建军节将至,祝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好,我们的人民子弟兵,越来越强大。

# 双塔

## 事如春梦岂无痕

李文亮

陈平原写过一本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,如果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常常幻想着“满堂花醉三千客,一剑霜寒十四州”以作精神上的补偿,那么落魄潦倒的书生总喜欢做些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佳人梦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翻阅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,花妖狐仙,木魅山鬼,那些精灵古怪的女子虽然情性迥异,善恶殊途,但往往都不作趋炎附势爱富嫌贫之态,那些袅娜绰约的身影,往往放着阔气豪华的朱门不入,却要走进穷书生那逼仄的草屋来。

比如这篇《莲花公主》,主人公窦旭并非出身显贵世家,只有“茅庐三数间”,况且学业似乎也不甚精进,大白天就要睡懒觉,而且一觉睡到夕阳西下。你看,大好的读书年华就在睡梦中度过了,倘若放到孔子的时代,恐怕要被骂作“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圬也”了。然而,这样一个功不成名不就的普通书生,偏偏受到邻境王者的青睐,于睡梦中被邀请至“叠阁重楼”“万户千门”的王府,进入一个现实生活永远无法企及的繁华世界。

毕竟是书生,纵然腹中仅有几部诗书,哪曾见过这样的排场?面对这突然而来的奇遇,一会儿是褐衣人的邀请,一会儿是官女官的导引,一会儿又是贵官的恭迎,早已受宠若惊,不知所措了。等他坐到“桂府”的宫殿里,参加王者为他所开的宴席,更是有了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,“局蹙不能致辞”。

一介书生,虽然可以在书卷里、在诗句中笑傲王侯指点江山,然而真正面对现实世界的九天阊阖万国衣冠,还能继续保持不卑不亢、宠辱不惊的,只怕并不会太多。

窦旭的反应还是相当敏捷的,很快适应了宴席的氛围。王者在席间忽然提出上联“才人登桂府”,要求众人属对。这五言之联看似主谓宾结构简单,然而“桂府”二字语义双关,既是宴席所设之处的桂府,又暗含才子“蟾宫折桂”的寓意。四坐与会者仍在构思之际,窦旭已给出响亮的回答——“君子爱莲花”。读书人嘛,既然以君子自诩,怎么能没读过周敦颐《爱莲说》呢。正是这一副妙对,引出一段奇妙姻缘来。

按照蒲松龄先生的惯例,出场的女主人公莲花公主自然是佳人,而男主人公窦旭也勉强可以算作才子。就这样,才子佳人以联为媒,即将跨越身份间的鸿沟,上演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本篇的结构妙处在于,蒲松龄并没有让窦旭马上成为幸福的男主角,而是因为看到莲花公主的美貌,怅然若失,过于失态的现场表现,让他错过这次大好机会,与绝世佳人擦肩而过。待到梦醒之时,眼前又是那几间茅庐,梦里的佳人早已杳不可寻了。

好事多磨,毕竟梦境不是人力所能操控的,《长恨歌》里的唐明皇,尚且感慨“魂魄不曾来入梦”,何况是小小的窦旭。好在蒲松龄给了他第二场梦境,又是内官前来,又是王命相召,这次窦旭终于成为乘龙快婿,世俗所期盼的香车美女高门豪第,忽然之间一应俱全。

一切都太完美,就会给人不真实之感。“洞房温清,穷极芳腻”,这美好太突然,使得窦旭不禁感慨“但恐今日之遭,乃是梦耳”。虽然有公主的调笑安慰,其实等他真正醒来时,才会发现这确实又是一场大梦。张岱说“梦中说梦,非魇即呓”,《列子》里的蕉鹿梦,“初得鹿,妄谓之梦;真梦得鹿,妄谓之实”。究竟何处是梦,何处是实,困在局中之人委实难以说清。

古人的黄粱之梦,南柯之梦,梦境虽然不同,结局终归化为乌有,却是一样的。窦旭的美梦也是如此,一条千丈巨蟒的出现,如同动地而来的渔船鼙鼓,彻底粉碎了短暂的幸福生活。“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”可不是中国式的童话。中国传统的叙事,往往要让人有所思,有所感。《牛郎织女》《孟姜女》《梁祝》《白蛇传》,哪一个不是皆大欢喜的大好结局?在压迫与离散中寻找爱情,在困顿与奋起中追求幸福,在迷茫与失落中确定意义,这才是千百年来先民们生活的常态。

窦旭的美梦醒了,他为曾经的爱人营造蜂巢,重建家园,作为一段爱情的回报。然而对于更多的读书人,这样一场缥缈的春梦也是求之而不可得的。“要创造人类的幸福,全靠我们自己”,放弃幻想,背起行囊,还是去努力奔波吧。

(66)

## “第二届篱笆诗歌奖”揭晓

近日,“第二届篱笆诗歌奖”揭晓。获奖者分别是:南鸥、呼岩、张映姝、唐成茂、林馥娜、孔令剑、灯灯、庄凌、林小耳、紫蝶丫头。

该奖项注重艺术品质,注重时代担当,注重民间实力诗人。评选出的获奖者用文本说话,既代表了自己的创作风格,又体现了艺术追求,对汉语新诗发展具有推动作用。“诗篱笆”公众号于2021年创办,立足山西,面向全国,共推出493名当代汉语诗人的1070首代表性作品,以及21位诗人、诗评家的诗学言论,赢得诗界和社会认可。以“篱笆”命名,寓意关注基层和民生,艺术上追求质朴自然,用温度和力量重构时代美学。“诗篱笆”先后荣获中国诗歌春晚“2022年度全国十佳诗刊(公众号)”,华语诗歌春晚“2023年度优秀诗歌公众号”。

宋日强

## 独立自我的烙印

金汝平

穿过暴风雪的第四道封锁线,火红的种子点燃了白茫茫的冬天。我们躲在绿林书屋和苦雨斋静下来,吃一壶茶,深入思考。写作的秘密无限,对写作秘密的探索也是无限的。

一位母亲,诞生婴儿时,会历经剧烈的疼痛。一次改天换地的革命,必激荡着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。那么,作家的工作必是艰辛的。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本,都是某个作家精神与身体的隐秘深处孕育、生长、壮大,再艰难曲折地诞生的。它游离了它的母体,但脐带并没有被真正剪断,也不可能被剪断,它注定携带着作家的血液、体温与病症。它注定鲜艳地刺目地打下作家奇异的不可替代的烙印。毫无疑问,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写出了它。

没有作家的作品是不可思议的,正类似没有母亲的婴儿,一个无生命的复制品。作家来自四面八方,作家逝于五湖四海,民族、地域、传统的异质性,存在的多元化,渗透进他生存的每时每刻。一部真正文本,既脱离他,也依存于他。作家本人的审美理念、人生阅历、气质、处境与位置、性格、身份,狂想与卑微的欲求尽在其中,他的迷茫与困惑、焦虑与放纵、强悍与偏见、愚昧与智慧、优势与局限、才华与贫困尽在其中。所以,作家的“个人化”,成为现实,成为本能。

通过苏格拉底的嘴,柏拉图说出的是自己的话。李贺爱黑夜,李商隐爱黄昏。牛头朽烂葫芦岛,马鼻高悬断头台。万古奔泻的滔滔美酒,淹不没千百年的李太白。鲁迅笔下那荒芜、死寂、衰败、颓废的乡土中国,在废名笔下,却别具一格呈现为某种陶潜式的如梦如幻“桃花源”式的美丽静谧的景观;鲁迅为之惊惧、悲伤、愤怒而无奈叹息的“未庄监狱”,也可以被塑成一种无比和谐皆大欢喜的适应人类栖居的“精神乌托邦”。人,无法认识更无法用评议来掌握、来定义、来命名,于是,我们恍然大悟,所有存在的真实只存在于每个个体千差万别的内心体验里,并被各个不同的富于意味的形式确定,处理。

阅读最终指向作品背后的个人——与其说我们在阅读作品,不如说我们在阅读作家。从《阿Q正传》中,我读出的不仅是阿Q,也是阿Q身上活着的鲁迅;从《城堡》《变形记》中,我读到的也并非K、土地测量员、大甲虫,而是被世界绞得四分五裂奄奄一息的卡夫卡。谁又能纯粹地来观察这个客观世界呢?确实,一个思想者反对另一个思想者,乃是用一种偏见反对另一种偏见,用一种误解反对另一种误解,用一种角度反对另一种角度,用一种评议反对另一种评议。万物的庞然大象,并不为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盲人整体上真正触摸并深刻理解。有限、有限的宿命,就这样主宰着每位作家,作家创造了他的作品。

用作品对自己进行勇敢无畏的、无尽的探索吧。每一次探索世界的努力最终指向自己。一个人的探索,和所有人的探索有其普遍性,那就是——“在路上”。



## 多元莫测的棱镜式书写

——浅谈赵建雄的诗歌风格

张二棍



想来,所有诗人终其一生,都不得不在文字中一次次领受自己的迷途与他人的困厄。而我们所谓的书写,也不过是迷途之中的一声欸乃,困厄之下的几句喟叹。在诗人赵建雄的著作《时间的暗伤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)中,我仿佛读出了

一位诗人背对生活的长啸与面向自我的清吟。显然,诗人赵建雄深谙自己的写作使命,故而在每一首诗的书写中倾尽全力,缔造出穷途末路的险要,然后再以釜破舟沉的勇气,贯通了一条大放光明的甬道。这甬道,无涯无际地铺展在他的作品之中,使得我们阅读者也随之进入更多汹涌而惊诧的诗意当中。

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诗人,赵建雄懂得如何打破诗歌的简单线性,将之幻化成更为繁复、多元、莫测的棱镜式写作。

如果换一种更加形象而简约的说法,那就是,赵建雄用生命经验、平民意识、赤子情怀这三条主线,构筑了一个个虽变化多端却极为稳定的诗意图三角。甚至可以毫不讳言,赵建雄的诗歌风格在山西中青年诗人中是鲜见的,也是独特的而

在作品《讨薪者》中,赵建雄的铁三角意识贯彻得更是淋漓尽致。男人、佛、蚂蚁、我,仿佛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,一起“探寻生活的道路”“探寻活着的意义/和真理”。在这首短诗里,赵建雄运用定格手法,将不同维度的时空,聚焦于几行之间,彼此缠绕,互相打量,由此引发读者的深层共振。那么,神佛有没有祈祷?我有没有讨不回的血汗钱?蚂蚁身后有没有衣食拮据的亲人?这点点滴滴的细节,也正透露出赵建雄诗歌中的

生命经验、平民意识、赤子情怀。在另一首《向日葵老人》中,“村庄瘦得像一只鸟巢/大街空旷。一排排老人/背靠墙根坐坐着,眯缝着眼睛/晒太阳。他们彼此不说话/仿佛童话里的守梦人”,赵建雄先生迅速进入主题,又迅速用比喻手法,打破了现实与想象,使得“一排排老人”这一常见的景象,具有了神奇而魔幻的魔像效果。

说到“让年轮,在满脸的皱纹里/无休尽地旋转,蔓延,剥离/各自承受着无限的可能/每个人,都撼着心底的雪/崩塌,或者融化,都是/一场无可救药的灾难/麻雀自由穿过晨昏。他们/把自己坐成一株向日葵”,赵建雄通过一次次意象的转换,也达成了以实证虚,以形而下见形而上的峰回路转。

总的来说,赵建雄擅长将目光投射到那些寻常的、普世的,甚至被我们忽略的、漠视的一帧帧画面上,并施以匠心与爱意,将之素描般精

准地着写下来。而真正属于赵建雄自我的抒怀和喟叹,他则神游四荒,气吞八极,用无限跌宕的想象,营造出一个个或辽阔或幽深的诗歌棱镜。在意象反差与“叙事反差”有机结合的意义呈现模式下,赵建雄的作品,懂得如何强化视觉效果,并使作品呈现简洁有力、朴素纯净的变形风格。

诗歌,也许就是赵建雄洞察世界的棱镜。

蒙塔莱说:“诗歌即希望的请帖,依靠它都可以到达如花似锦的彼岸。”可我分明看到,在赵建雄的这本诗集里,无论《夜歌》中,“寒风已经散开尾翼/黑暗如此辽阔而深邃/星星与路灯,是远处的萤火/那个卖唱的艺人,收起了声音/落下一首绝妙的颂歌……”这样声色俱在的叙述,还是《悬念》里,“在人间,许多美好的事物/开始复活、行走,接近喜悦……原野空旷,白玉兰忧伤/过往的时光将我一次次分割/我在每一处消失,也在每一处重现或者停留。这个季节/我和我的影子形同虚设/春天,像一个悬念挂在枝头”,对心理以及动作的精准把握,都体现出一种成熟的技术。

那就是赵建雄试图在用诗歌的神秘手段,制造着具有独立生命的三维人物甚至是四维人物。他的书写,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本写作。他在用色香味纷呈的语言,书写着有声诗、视觉诗、物体诗、行动诗,并将诗意图拓展向社会的、复杂的、可理解的社会空间。

《时间的暗伤》集中展示了赵建雄的近作,也正在对这本诗集缓慢而细致的阅读中,我体会到一位诗人洋洋洒洒的笔下,诸多用来刺穿读者神经的锐角,赵建雄从个人的细微处境出发,找到集体记忆的重心,将其带入“公共交流”的范畴,与当下生活与眼前事实,展开了一行行紧张诘问与热情对话。

时光在滴滴答答流逝着,谁也无法从这让人唏嘘的流逝中,获得赦免。也许,唯有无穷尽的书写,我们作者才能获得一点点收获。想来,每一位诗人所缔造的一首首诗歌,也无非是一个个不知命运几何的漂流瓶,最后都会流落在茫茫天涯际的时空中。这一个个漂流瓶,都是有青铜铸造的,有泥巴捏的,有用纸糊的,也有精血供养而成的。而赵建雄的漂流瓶,却如棱镜般通透、晶莹、色彩斑斓……

我理解的诗歌意境,无非人与事、时与空的彼此叠加与推波助澜。而在诗人赵建雄这里,他似乎天然地在完成这样的事情。当然,我是一名非常笨拙的阅读者,希望自己这些浅薄而粗陋的读后感,没有羞辱什么。